

# 周作人

译文全集·第六卷 止庵编订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作人译文全集

## 第六卷

## 本卷说明

本卷包括日本佚名著《平家物语》(十三世纪)和《狂言选》(十四世纪后半至十六世纪)。

周作人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开始翻译《平家物语》，原著十三卷，至一九六六年七月译成七卷多，即告中断，而译稿仅存六卷。一九八四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平家物语》，署“周启明 申非译”。其中周译部分译文多有改动，注释则大半删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根据保存下来的译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译《平家物语》。

周作人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翻译《骨皮》、《伯母酒》、《立春》、《发迹》、《花姑娘》、《偷孩贼》、《柿头陀》、《雷公》、《工东咄》和《金刚》，集为《狂言十番》，一九二六年九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九月，周氏补译十四篇，并对此前所译略加修订，集为《狂言选》，一九五五年四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题《日本狂言选》出版，署“周启明译”。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九月，周氏又补译三十五篇，此稿迄今下落不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根据保存下来的译者第一次增订本手稿，出版周作人译《狂言选》。

现据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版《平家物语》、《狂言选》校订排印。将《狂言十番》译者序及各篇附记列为《狂言选》附录。插图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日本狂言选》。

## 目 录

1	平家物语
3	卷一
3	一 祇园精舍
4	二 殿上暗害
6	三 鲈鱼
8	四 秃童
9	五 本身荣华
10	六 祇王
18	七 两代的王后
20	八 上廐的纷争
22	九 火烧清水寺
23	一〇 立东宫
24	一一 殿下争道
27	一二 鹿谷
30	一三 俊宽事情 鹈川之役
32	一四 许愿
36	一五 抬神輿
38	一六 大内被焚
61	卷二
61	一 座主被流
64	二 一行阿闍梨的事情

66	三 西光被诛
71	四 小教训
76	五 少将乞请
80	六 教训状
83	七 烽火事件
86	八 大纳言被流
89	九 阿古屋的松树
91	一〇 大纳言死去
94	一一 德大寺的事情
96	一二 山门灭亡 堂众合战
98	一三 山门灭亡
99	一四 善光寺失火
99	一五 康赖祝文
101	一六 板塔漂流
104	一七 苏武
124	卷三
124	一 赦书
126	二 两脚踩地
129	三 产生王子
131	四 公卿齐集
133	五 大塔建立
134	六 赖豪
136	七 少将还都
139	八 有王
142	九 僧都死去
145	一〇 旋风
145	一一 医师问答

148	一二 无文佩刀
150	一三 灯笼事件
150	一四 黄金交付
151	一五 法印问答
154	一六 大臣流罪
157	一七 行隆的事情
158	一八 法皇被流
161	一九 城南离宫
179	卷四
179	一 严岛临幸
182	二 回銮
185	三 源氏齐集
188	四 鼠狼事件
189	五 信连
192	六 竞
198	七 山门牒状
199	八 南都牒状
201	九 长时间的会议
202	一〇 大众齐集
205	一一 桥头交战
208	一二 高仓宫最后
212	一三 王子出家
214	一四 通乘的事情
215	一五 怪鸟
218	一六 三井寺被焚
237	卷五
237	一 迁都

241	二 赏月
243	三 妖异事件
246	四 快马
247	五 朝敌齐集
248	六 咸阳宫
251	七 文觉苦修
253	八 募化簿
255	九 文觉被流
258	一〇 福原院宣
260	一一 富士川
265	一二 五节的事情
268	一三 还都
269	一四 奈良被焚
288	卷六
288	一 上皇驾崩
289	二 红叶
291	三 葵姬
293	四 小督
298	五 檄文
299	六 急足到来
301	七 入道死去
304	八 筑岛
305	九 慈心房
308	一〇 祇园女御
314	一一 沙声
315	一二 横田河原交战

333	<b>狂言选</b>
335	引言
339	第一篇 两位侯爷
345	第二篇 侯爷赏花
356	第三篇 蚊子摔跤
367	第四篇 花姑娘
375	第五篇 柴六担
389	第六篇 三个残疾人
397	第七篇 人变马
403	第八篇 附子
414	第九篇 狐狸洞
419	第十篇 发迹
423	第十一篇 偷孩贼
429	第十二篇 伯母酒
437	第十三篇 金刚
447	第十四篇 船户的女婿
457	第十五篇 骨皮
465	第十六篇 小雨伞
472	第十七篇 沙弥打官司
477	第十八篇 柿头陀
483	第十九篇 工东咣
492	第二十篇 立春
498	第二十一篇 雷公
505	第二十二篇 石神
515	第二十三篇 连歌毗沙门



522	第二十四篇 养老水
526	后记
527	附录一 《狂言十番》序
528	附录二 《狂言十番》各篇附记

## 平家物語



# 卷一

## 一 祇园精舍

“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  
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sup>[1]</sup>  
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的一梦，  
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的尘土。”<sup>[2]</sup>

远征外国的事，有如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sup>[3]</sup>，唐之安禄山，这些人都因为不遵旧主先皇的政治，穷极奢华，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所以不久就灭亡了。近观日本的例，如承平年间的平将门，天庆年间的藤原纯友，康和年间的源义亲，平治年间的藤原信赖<sup>[4]</sup>等，其骄奢的心，强梁的事，虽然各有差别，但是即如近时的六波罗入道<sup>[5]</sup>，前太政大臣平朝臣清盛公的事迹，就只照传闻的来说，也有非意料所能及，言语所能形容的。

查考清盛公的先祖，乃是桓武天皇<sup>[6]</sup>的第五皇子，一品式部卿葛原亲王第九代的后裔。是赞岐守正盛的孙子，刑部卿忠盛朝臣的嫡男。亲王的儿子高见王，在无官无职中去世了，他的儿子高望王的时候，始赐姓平氏，任官上总介，自此遂脱离王室，列于人臣的地位。其子镇守府将军良望，后来改名国香，从国香到正盛之间共计六代，虽然历任了各地的国守<sup>[7]</sup>，却未蒙准许名列仙籍<sup>[8]</sup>，得到登殿的恩典。

## 二 殿上暗害

在忠盛还是备前守的时候，他因为鸟羽院上皇的敕愿，建造了“得长寿院”，是一所三十三间的佛堂<sup>[9]</sup>，奉安着一千另一尊的佛像，于天承元年（一一三一）三月十三日举行供养仪式。论功行赏，奉谕给以遇缺即补，其时适值有但马守出缺，就给他补上了。上皇喜悦之余，并许可他升殿，忠盛是时年三十六，始得升殿。但公卿们云上人为此很怀嫉妒，商议于同年的十二月廿三日，在五节丰明会<sup>[10]</sup>的夜里，把忠盛来暗害了。

忠盛得知这个信息，便说道：“我本非文笔之吏，生于武勇之家，今如一旦遭到意外的耻辱，这在家门或是一身，都是遗恨的事。总之所当保全此身，报效君王，如书上所说。”于是预先作了准备，当他进宫去的时候，便预备了一把腰刀<sup>[11]</sup>，在衣冠束带之下随随便便的挂着，到了里面在火光微弱的地方，缓缓的拔出刀来，举到鬓边，望去宛然冰似的寒光。公卿们注目而视，不禁栗然。此外还有忠盛等世仆，原是同族木工助<sup>[12]</sup>平贞光的孙子，进三郎大夫季房的儿子，左兵卫尉家贞，<sup>[13]</sup>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狩衣，底下是浅黄的腰甲，挂着拴有弦袋的大刀，<sup>[14]</sup>在殿上的小院里规规矩矩的伺候着。藏人头<sup>[15]</sup>以下的人看了觉得奇怪，便叫六位过去说道：

“在那空柱的靠近铃索<sup>[16]</sup>处，有一个穿着布衣<sup>[17]</sup>的人，你是什么人？擅自进来，实属不法，着即出去！”家贞恭敬回答道：

“听说世代的主君，备前守大人今夜要遭到暗算，我为了要看到一个究竟，所以来此，不能轻易退出。”这样说了，仍旧在那里跪坐着。殿上人们见此情形觉得形势不利，所以将当夜的暗害作罢了。

在忠盛召到御前起舞的时候，人们都用怪声叫道：“伊势平氏是醋

瓶子!”<sup>[18]</sup>其实说到平氏，本来乃是柏原天皇的后人，只因中间不曾住在京里，成为地下人<sup>[19]</sup>，长久住在伊势，故假借那里出产的陶器，称为伊势平氏，又因为忠盛眼有大小，又以醋瓶子嘲之。忠盛虽是气愤，但无可如何，乃于歌舞未终之前悄悄退出御前，其时在紫宸殿的北厢，故意在殿上人都看着的当中，将腰间挂着的刀交付给主殿司的女官<sup>[20]</sup>，便走出去了。家贞等着问道：

“情况怎么样？”待要告诉他受辱的事情，看他便要拔刀上殿去的样子，所以答说：

“没有什么别的。”

在五节的时候，本来人们用了什么薄纱纸，紫染纸，缠丝笔，画着涡卷的笔干种种有趣的事物来歌舞<sup>[21]</sup>的。从前有一个太宰权帅季仲卿，因为脸色很黑，见者都称为黑帅，当任职藏人头的时候，在五节会起舞，人们也怪声叫道：

“好黑呀，黑的头<sup>[22]</sup>，是什么人涂了黑漆了。”又在花山院前太政大臣忠雅公，还没有十岁的时候，父亲中纳言忠宗卿去世，成为孤儿，故中御门藤<sup>[23]</sup>中纳言家成卿那时是播磨守，便以他为女婿，使他得享受荣华，也是在五节，被人家嘲讽道：

“播磨米是木贼草么，还是朴树叶，为什么给人家刮垢磨光！”<sup>[24]</sup>大家议论道：

“这样的事，是古来就有的，什么事也没有起来，可是现在是末世，<sup>[25]</sup>这会怎么样呢？这就有点难说了！”

果然，五节一过，所有殿上人的公卿都诉于上皇说道：

“查带剑参加公宴，或随带武装卫士出入宫禁，必须遵守格式<sup>[26]</sup>之礼，经过敕许，向有先例。今有忠盛朝臣，或称旧日仆从，将布衣兵士，召进殿庭，或腰横佩刀，列座节会，此二者都是旷古未闻的暴举。两罪

并发，罪责难逃，请即削去殿上之籍，并罢免其官职。”上皇听公卿们的诉说，大为惊诧，即传忠盛前来询问，忠盛答说：

“仆从殿庭侍候的事，实未预知，但近日或听见有人暗中谋划的事情，多年的家人因此想来助我，免受意外的耻辱，所以私自进来，为忠盛所不及知，亦不及阻止。倘若此事有罪，当即召集其人前来，至于那刀前已交存于主殿司处，可请提取，查明刀的真相，再行定罪。”上皇认为所陈有理，即命将此刀提来，加以御览，乃见表面鞘上涂漆，内中却是木刀，上贴银箔。上皇说道：

“为得免于当前的耻辱，做出带刀的样子，但又预防日后的责难，却带了木刀，用意周到，殊堪嘉尚。凡从事弓矢的人的计谋，应当这样才是。至于仆从至殿庭里伺候，那是武士从人的惯习，不是忠盛的过失。”这样他反得到了上皇的好感，没有什么处分。

### 三 鲈鱼

忠盛的儿子们都做了诸卫府的佐官<sup>[27]</sup>，许可升殿，公卿出身的殿上人更不能妨害他们了。其时忠盛从他的任所备前国回到京都，鸟羽院上皇问道：

“明石的海边怎么样？”忠盛回答道：

“残月微明，明石海边的风，

夜里推着浪来，煞是可观呀！”<sup>[28]</sup>上皇很是欣赏，即命将这首歌收入《金叶集》中。

忠盛又在上皇那里做事的女官中间有着一个爱人，时去访问，有一回在她的房里，将一把扇面上端画着月亮的扇忘记了。同僚的女官看

见，便调笑说：

“这是从哪里漏下来的月光呀？出处是有点可疑哩。”那个女官作歌回答说：

“这只是从云上漏下来的月光，<sup>[29]</sup>所以并不想随便的回答呢。”忠盛听见了这话，爱情更是深厚了。这女官便是萨摩守忠度<sup>[30]</sup>的母亲。俗语说，夫妇相似，忠盛既是风流，这女官也是优雅。后来忠盛官至刑部卿<sup>[31]</sup>，于仁平三年正月十五日亡故，年五十八岁。清盛是嫡男，便继承其后。

保元元年（一一五六）七月，宇治左府代<sup>[32]</sup>作乱的时候，清盛为安艺守，效力朝廷，升为播磨守，同三年为太宰大式<sup>[33]</sup>。其次在平治元年十二月，信赖卿谋反，效力讨平贼徒，敕云“勋功不止一次，恩赏宜厚”，乃于次年正月叙正三位，接着是参议<sup>[34]</sup>，卫府督，检非违使别当，中纳言，大纳言，<sup>[35]</sup>到了丞相<sup>[36]</sup>的地位。不经过左右大臣，便从内大臣直至太政大臣从一位。虽然不是大将，可是下赐兵仗，随带仆从，又蒙牛车辇车的宣谕，<sup>[37]</sup>可以乘车出入宫禁。这样便同于执政之臣<sup>[38]</sup>了。“太政大臣为一人师范，四海仪型，治国论道，摄理阴阳，如无其人，则可从阙。”<sup>[39]</sup>因此名为“则阙之官”。本来若是没有适合的人不是可以随便任命的，可是一天四海既归其掌握，那也无从批评起了。

平家这样的荣华，据说这全是由于熊野权现<sup>[40]</sup>的保佑。这个缘故是在往昔清盛公还是任安艺守的时候，从伊势海乘船到熊野去，有一尾很大的鲈鱼跳进他的船里，那熊野神社的向导者说道：

“这是权现的保佑，赶快的请吃了罢。古时候曾有白鱼跃入武王的船里，<sup>[41]</sup>这乃是吉兆。”虽然清盛在参诣的途中，应该保守十戒，<sup>[42]</sup>精进洁斋，但是清盛把鱼料理了，自己和家里的子弟以及仆从，大家分吃了。自此以后，吉事继续，自己做到太政大臣，子孙也都升官，比龙的乘云而



上还要更快，凌驾先祖九代<sup>[43]</sup>的先踪，这实在是可庆贺的。

#### 四 秃童<sup>[44]</sup>

仁安三年三月十一日，清盛公五十一岁的时候，因为生病，为了生存的关系，乃忽出家人道，法名净海，大概为了这个缘故，宿疾顿愈，得以保全天命。人人向慕的事，有如草木迎风，众所仰望，有如膏雨之润国土。说起六波罗一家的贵胄公子来，无论什么名门华族，都不能和他们比肩对面的。入道相国<sup>[45]</sup>的内兄，平大纳言时忠卿曾有那么的话：

“凡非此一门的人，皆非是人类。”<sup>[46]</sup>因此世间的人都想找一点什么因缘，来和平氏一门发生关系。不但如此，连衣领怎么的折，乌帽子<sup>[47]</sup>怎样的叠，只要说是六波罗的样式，天下的人便都模仿了这样做。

无论怎样的贤王圣主的施政，以及摄政关白的措置，世间总有些被弃置的无聊人士，聚集在人们所不大注意的地方，说什么坏话，这是常见的事情，唯独在入道全盛的时代，却并没有说平氏闲话的人。这个缘故是，入道相国的计画，他挑选了十四五六岁的少年三百人，都铍齐了头发，穿了一样的红色的直裰，<sup>[48]</sup>叫他们在京都各处行走警戒，偶然遇见有说平氏坏话的人，那就了不得，立刻通知了同党，闯入他的家里，没收了资财家具，抓住了那个人，送到六波罗去。所以虽然他们眼里看见，心里觉得愤慨，但是却没有说出话来的。说起六波罗府的秃童来，凡是路上通行的马和车，也都让避开了。真是出入禁门不问姓名，京师长吏为之侧目<sup>[49]</sup>了。